

祝福母亲

母亲是一本厚书,品不尽的是关爱,叙不完的是亲情,说不出的是感激,带不走的是记忆,读不完的是母爱的连载。前日是母亲节,祝愿每一位母亲健康与幸福!

母亲的“工作”

■孙利赢 作者单位:市委宣传部

十多年前,母亲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。但在退休后的这许多年里,她从未停止过工作,从未停止过辛勤的劳作。因为工作于她,是生命的根基。

母亲小的时候学习优秀,可读书的好日子被“三年自然灾害”所泯灭。初中毕业,母亲再也没有续读的机会。母亲是坚韧而又好学的,不能上学,就学手艺,她瞄上了适合女孩子的“缝纫”。那个年代,想着有手艺,就有自己的工作了,母亲心里甭提有多高兴。虽然家里一时半会儿凑不齐买台缝纫机的钱,但外公外婆最终还是东挪西借,给母亲买了台缝纫机。从此,这台缝纫机就像母亲的人生伴侣,一直陪伴在她的左右。母亲成家后,踩着这台缝纫机,踏遍了从乡村到城市的角角落落,和父亲一起用辛勤的双手创造了我们大家子的踏实生活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,像母亲那样肩挑机器做缝纫的民间缝纫手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,取而代之的是日渐兴盛的现代服饰市场。母亲心里开始不安起来,不时缠着父亲,要他引见去预制厂工作,最终如愿。我清晰地记得,母亲每天重复着背水泥、和水泥、倒水泥、抬预制板的繁重工作。我不知道当年母亲羸弱的肩膀是如何担起这生活之重的。这又是一种何等的信念呢?

我读高中时,母亲工作的预制厂转变为了一家以餐饮、住宿为主的服务公司。母亲依旧没能做什么轻松的职业,日复一日的是总也洗不完的碗碟和蔬菜。由于双手长期浸泡在水中,母亲的手关节时常疼痛。记得有一次,母亲的手不小心被破损的碗碟划破,血流不止,被缝了好几针。想想这双手跟随着母亲,真是吃尽了苦头!

终于,母亲退休了。“辛苦了大半辈子,总该歇歇了。”儿女们想。然而,母亲却并未遂了我们的心愿,谋得某单位“门卫”一职,和父亲一起一干就是十年,没日没夜。母亲做门卫工作,是极其认真负责的。冬日里,母亲常常一个人背着那件泛白的军大衣,强撑着迷蒙的双眼,蜷曲在门边的火炉旁,直至夜里十二时。就寝的时间,母亲也警醒着,因为夜里转钟常有出门回来的小车,半夜起床开门那是常有的事。渐渐的,母亲落下了毛病,常常一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,甚至彻夜不眠,眼睛也深陷进眼窝里,好像被风沙迷了,总也睁不开似的。在那些个青丝变华发的十年里,我们全家人没有吃过一顿圆满的团年饭,总是母亲先坚守岗位,待父亲和家人吃了年饭后,再回去替换母亲,生怕因门卫擅离职守而出什么差池。

母亲离开门卫一职后,把种菜当成了职业。母亲种的菜从不施化肥,可谓是纯天然绿色蔬菜。时令季节,母亲总会为我们送来她栽种的蔬菜。偶尔,在蔬菜盛长之时,母亲也会把新鲜的蔬菜采摘了,以低于市场的价格便宜售卖。因为物美价廉,她的菜总是卖得惊人的快。我认定,种菜这工作才是真正适合母亲的工作了,因为我总能看到她“收获”的笑容。

按理说,父母的退休工资虽不算多,却足够两老的生活开销。我始终闹不明白,母亲为何要如此这般拼命劳作,而换回的是微不足道的收入。母亲却说:“只有劳动着、工作着,我心里才踏实、安稳。”

细细回味母亲的话,我明白,工作如同母亲肩上的担子,这辈子于她是卸不下了……

月光·母亲

一个人在城市呆久了,便向往山川,向往河流,向往田野。渴望将水泥盒子里压抑的情绪得以渲泄。

今夜,月光如水。沿岸的桂花树、香樟树、垂柳,一棵棵修剪得很漂亮,像静默中的蘑菇云。每隔十余米,便有河灯。河灯沿着河床,向远方延伸。河岸的斜坡上,绿茵茵一片,是人工培植的草坪。青草味裹着久违的气息,诱着我的心。静观四下无人,便不顾年龄,不管风范,如孩童般躺来。星星一颗颗探出头,在夜空中调皮地眨着眼,像极了母亲筛米时星星点点的白米。

哦,母亲。

幻影里,月夜下的母亲,总是坐在矮板凳上,弯腰弓背,筛着米。她左手捏着竹筛沿,右手拇、食、中三指顶着筛帮,将脱粒后的大米

母亲出远门

父亲走后,就剩母亲一人在农村老家了。尽管母亲再说自己生活很好,但弟弟还是决定把母亲接往广州和他一起生活,并且在早几个月前,他就为母亲买好飞机票。

然而,母亲不大愿意离开老家,她说:“这屋子一旦没有人,就很容易烂掉,等你们老了,以后想回来,连个窝也没有。”我们笑着说:“屋烂掉就烂掉,有屋基在就可以,等我们挣钱后,还可以回来再盖新房。”

母亲在老家种菜、养鸡,屋里也还有一些物什。为了能让母亲安心离开老家,我们很早就打电话嘱咐母亲卖掉这些物什,或是送人,实在没办法处理的,就一股脑儿地锁在屋里。

兄弟俩如期回到老家,接母亲去广州。母

亲也做好离开老家的最后准备。鸡,全杀掉;菜全送给邻居;母亲还把家中那些干货(菜干、蕨菜干、花生米、糯米粉等),一一强行“分”给我们,把我们的大包小包塞得满当当的。

一切已准备妥当,我们把准备带走的大包、小包一一搬到车上后,便让母亲锁上大门。母亲双手颤抖着,摸索好半天,才听到“咣当”一声响,房门终于锁好。母亲走到屋前转角处时,停下脚步回头望了望,继而用袖子轻轻地在自己的脸庞上拂过。

车只能把我们送到县城火车站,要再转乘到省城的火车。在火车上,母亲一路无语,一直痴痴朝着老家的方向望,望得两眼直泛泪花。

到省城后,我把母亲和弟弟送上去机场的

信子在眼前摇动,暗香一阵阵袭来,莫不是,母亲在天国还不放心,在对我细细的叮咛?

河堤上,相拥着、牵着手的情侣,一对对静静离开了。河灯一盏盏熄灭。四周顿时黯淡下来。月亮立即穿过云层,把她的光辉毫无保留倾泻给大地。这圣洁的月光,便是母亲的爱吧!

扯几根青草慢慢吮吸,草根儿涩涩的有点苦,回味着儿时母亲乳汁的甘甜。起身,穿过长长的回廊,爬上几十级台阶。堤上堤下,冰火两重天。午夜的街头,灯火依然通明。路边,喝酒的、打牌的、下棋的,喧闹着,把人间的烟火尽情地演绎。我于这都市浓浓的烟火里,找到了浮躁和压抑的根源:没有母亲的日子,行走红尘,仿如雨中的浮萍,找不到依靠的支点。那么,世上尚有父母的人,各自珍惜吧!

今夜,沐着月光,我将安然入睡。

■胡新华 作者地址:赤壁河北大道288号

大巴后,趁大巴车还没开出站,我很快让自己置身人流,只是不想让母亲看到我孤单的身影。当大巴车出站时,我在人流中回望,却看到母亲正从玻璃车窗探出头,朝着车窗外一直挥手。我相信母亲是看不到我的,她这样挥手,也许只是想让我看见她罢了!看着母亲挥动的手,我的泪,瞬间涌了出来。

下午4时,我乘坐的列车准点发车,弟这时也发来信息说,他们已进机场。我知道,母亲很快会随弟弟一起飞往广州,将和弟弟一起开始大城市生活。辛苦了一辈子的母亲,终于可过上好日子,我本应该高兴,只是,母亲离开老家,我回老家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了,因为,我没有了根。想到这些,我的泪,再一次涌了出来!

■汪蓉 作者单位:咸安区国税局

守巢的妈妈

如果说家是一个温暖的巢,那么我们就是远飞的鸟儿,偶尔才回来停歇;而妈妈,始终是个守巢者,在原地送我们远行,为我们牵挂,迎我们归来。

忘了从什么时候开始,家慢慢变成了我们的驿站。兄妹几个在外上学上班,好几个月才回家一次;爸爸在外做事,也是好几天才回一次。家成了妈妈一个人的常住地。

上学时每次回家,我们带给妈妈的其实只是短暂的热闹和大堆的麻烦,但是妈妈还是很乐意。距离我们回家的日子还远,她就开始忙着洗晒被子,以便我们回家就可以睡到布满阳光味道的被窝;忙着为我们准备好吃的,把每个人的口味喜好都考虑到……等我们回家,她又空闲地给我们做饭洗衣服,给我们张罗

回学校可以带的各种物品。

她不和我们说她一个人在家里的难处,打电话也总是报喜不报忧,让我们不要操心。有时回了家别人对我们讲:“你妈妈不容易,里里外外全靠她一个人一手张罗。”妈妈就会说:“没什么,只要孩子好,我苦点累点不要紧。”

五一回家,晚上爸妈和我在邻居家吃饭。席间他们谈到人死后的鬼魂问题,邻家老伯伯说:“应该是有那回事儿的,有时候走夜路了就会不舒服,说不定就是被孤魂野鬼碰到了。”我一听,汗毛都竖起来了,立马抗议:“不说这个话题,不然我晚上又怕得睡不着了。”伯伯说:“看你吓下的,这么胆小。你看你妈妈,经常一个人在家还不是照样过。”妈妈笑了笑,说:“不怕是假的。不过心里想着孩子们,也就不觉得怕

勤劳的母亲

我的母亲是地道的农民家庭出身,因此铸就了她勤劳、纯朴、任劳任怨的性格。

母亲在没有嫁给父亲之前,是村里方圆十里比较能干的女子,大到男人田间地里的力气活,小到闺房女子的针线工艺,样样精通娴熟,引得上门说亲的媒人络绎不绝。可母亲偏偏相中了手无缚鸡之力的父亲,一个瘦削的文弱书生。

父亲的家境并不宽裕,算是“高攀”母亲了。嫁给父亲时,父亲还在师范读书,常常一个月才回来一次,家里只有爷爷奶奶和姑姑四个人生活,母亲却能把婆媳、姑嫂关系处理得非常融洽。后来姑姑出嫁了,家里少了一个劳动力,母亲身上的担子重了许多,不仅要做法活,还要照顾我们兄妹……忙里忙外一边劳作,一边虔诚地等着父亲归来。

卖水果,可是没想到却遭到了父亲的反对,父亲的理由是摆摊太辛苦。可是母亲不忍心父亲一个人为大家操劳而执意要去。

卖水果的那段时间,母亲每天精神头都很好,整天笑呵呵,好像捡了什么美差似的。每天晚上归来,母亲都会把一些卖相不好的果子分给我们兄妹,而我们总是争先恐后地抢着,闹着……母亲卖水果的那段日子是我童年最快乐的一段时光。

可是好景不长,母亲在一次摆摊卖水果时,遭到了城管人员的驱逐,不但水果摊没了,连秤杆和秤砣都被没收了。从此胆小的母亲就再也不敢摆摊卖水果了。

为了贴补家用,母亲在很多工作岗位上做过,但都是力气活,可是她却从来没有任何抱怨。母亲是平凡的,却最值得我尊敬爱戴!

■易玲 作者单位:通城县特产局